



裏也班史首次其事有深意焉

隆按此下牽入趙禹互叙其事

隆按史記並傳趙禹張湯故事禹下有禹為人一段班史獨傳張湯則刪去之皆是也又按舞知以御

史為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

勝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也

也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上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阡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

侯為丞相師古曰田蚡徵湯為吏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

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

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於守職之吏

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禹之如兄

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他人也始

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

人句是概湯之生平此是虛語下文即其實

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及列九卿收

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

傳古義師古曰傅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

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必

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式也

揚主之明師古曰深自控按也由臣下有意非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若上有責即

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謝也必引正監

掾史賢者曰因為臣議如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臣弗

隆按間字史記原聞字屬上句不如漢書妥

劉放曰吏當作史

隆按此後逐段分段段有結構又按兩用所治二字作起語管下四即字

隆按至於大吏與前始為小吏相顧

用愚抵此

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

非常釋

臣瓚曰謂間即常見原也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其所為。

曰間謂非當朝奏者

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

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子監

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

師古曰詆誣也

即下戶羸

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師古曰

曰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湯至於大吏內行脩

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

尤厚。

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

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師古曰造至詰也請謂問也

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

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

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

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

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

治。上可論之。

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

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

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

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

鹽鐵。

師古曰籠羅其其事皆令利入官

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

劉放曰日盱當屬下句

劉放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也

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湯詆助法言不公平也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盱。師古曰盱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盱音幹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臯。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謀於太后也天下寒

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

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

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

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

能。復曰。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害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以扞寇

也。鄣音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

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聳。師古

隆按湯客一段
接前了案

隆按將叙湯敗
故先叙甲責湯
行義于此
又按湯為御史
大夫七歲敗一
句是綱下文歷
叙其所以敗之
之由是目
劉奉世曰飛變
謂如無姓名上
變者

隆按次湯為謁
居摩足為下文

曰龍言失氣也

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

行也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

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

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

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蘇林曰薦仍也

師古曰薦數義同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湯有所愛史魯

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

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

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蹤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

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

告湯地

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

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

病死事連其弟第繫導官師古曰導導擇也以主擇才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

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

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怨湯

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官嘗

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

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丞相青翟朝與湯

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

隆按三長史皆害湯二句是綱下文是目

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

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

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始長史朱買

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

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

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各短長術也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

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

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

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

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

隆按合謀數語一一應前

等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曰湯且欲為請奏

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

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

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

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

使使八輩簿責湯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

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

致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以

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

隆按次減宣亦奏謁居事句接前了案又按史記上果以湯懷詐有果子才見三長史言為不誣不宜去洪邁曰李廣殺霸陵尉上書自陳張敞殺絮舜上書待罪武帝皆赦之不問所

以開臣下不敢
為欺之路也至
帝待張湯非不
厚及問謂居事
謂其懷詐面欺
殺之不貸真得
御臣之法

隆按結三長史
丞相田信案

黃震曰張湯杜
周皆以人主意
為獄而湯子安
世匿名迹遠權
勢周之子延年
輔霍光以寬厚
復孝文之舊政
皆能擁昭立宣
功在社稷子孫

世守與漢無窮
賢者蓋前人之
愆其効乃如此

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
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
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
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
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
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
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

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具也音式志反
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

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

以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

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父

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

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

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

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

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

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

唐順之曰此魏相尊安世以抑霍氏

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

唐順之曰曲盡細詳入情狀

茅坤曰此直叙大綱是經此下錯與節目是

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安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

隆按謹慎周密是概安世平生以下段段意脉總只摹焉此四字
秦觀曰安世身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肯之責而竊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執之事何也蓋安世與霍光同

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已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竊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言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

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酒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長史曰。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有間矣。豈大臣所以事君者乎。予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

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謫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

茅坤曰追叙此一段總見張氏一門貴盛處

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

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冢也。

云封冢也。

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以

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鬪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

師古曰道讀曰導。

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

隆按安世父子一段總結前唐順之曰與王翦請田宅意同

隆按復以大將軍光結與上相照應唐順之曰陞出天子甚尊憚一句甚奇

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頴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綵。師古曰弋黑色也綵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

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閻反薄朕忘故。師古曰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去也

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蓋苗矛戟幢也。麾。麾。麾。介士謂甲士也。苗。插也。音側。事反。麾音服。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

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

陳仁子曰宣帝族霍氏誅趙蓋韓楊人皆謂帝慘酷之過及觀其待安世如此吾意諸公亦自取之也夫霍氏以凶逆延壽以奢僭廣漢以誤觸相府寬饒憚以刺譏怨望其不免族誅者未可盡咎帝也隆按此後皆班史所撰

隆按延壽讓邑即安世辭爵之意

誠天子以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

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物也。獻丞，主

貢獻也。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師古曰：繆，古

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

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乘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乘，乘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

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

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

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

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

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

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

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同，作與作。

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

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曰：放，為

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

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

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

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

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

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

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

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

隆接有感動陰陽之咎與上時

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
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
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
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大奴駿
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
東長吏子弟所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走古奔字
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
放乃止奴從者支屬竝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
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
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

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相應

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
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
請免放歸國以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上不得已
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為
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食。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
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
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
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
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

隆按初安世以下一節追叙張氏所以與與其子孫相繼之盛而以霍氏並言是借容形主之法放子純接上放哭泣而死秦觀曰漢武大臣其功莫如霍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逮乎東京向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

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

隆按復還杜陵直與篇首杜陵人句相首尾

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十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子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

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蘇洵曰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其德惡也不亦直而寬乎趙汭曰孟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者周之跡絕無一行之可舉其有後又何也史載湯用

漢書卷五十九 廷壽 上 邦

儒者議疑法豈
於是而有陰惠
及人者乎周無
一善之可述但
上以其盡力無
私若然亦宜有
後矣不然安世
延年見其父行
之繆修德礪行
以蓋其父之惡
而延壽欽又能
世濟其美後之
繼隆或不係於
湯周而本於此
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九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

杜周傳第三十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隆按史記列杜
周於酷吏傳中
班史以其子孫
貴盛故別為立
傳如張湯例其
文仍史記云

劉安世曰固傳
酷吏獨恕杜張
何也固有深意

張之後至東漢
猶盛故也曰杜
氏絕久亦不入

何也曰杜張一
等入也若令湯
獨入列傳則世

得以議已并貸
杜周此子產立
公子洩意也

揚慎曰元城此
論非也夫安世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謂因虜入為寇而失人畜甲

兵倉廩者也。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

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

湯而善侯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子血康曰擠

音濟師古曰擠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

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延年皆功臣也
勳業既博則史
臣傳例義無獨
殊老矣安世傳
贊曰湯固宜有
後杜業傳贊曰
張杜俱有良子
其酷吏傳贊亦
曰湯周子孫貴
盛故別傳觀此
則固未嘗因湯
以有周也
隆按後世有法
後王之說至有
謂祖宗不足法
者其起於杜周
三尺安在數語
乎

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者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師古曰舉皆也。言郡吏太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太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意。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

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詆誣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乘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久

洪邁曰班史但言兩子能而不書其所終豈有闕文歟
王楙曰此非逸之意乎
隆按此以後傳皆班史所自撰
茅坤曰班掾特以杜周傳後下

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

系延年欽緩業諸子孫故不以入酷吏傳

隆按輔之以寬句一篇綱領下文迺詳言之又按詳次乘遷侯史吳事為延年奏記霍光起案

軍司空軍中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乘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乘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減

之非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乘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

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以乘遷通經

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與庶人匿隨

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

日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

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

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

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以千秋

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師古曰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

洪邁曰漢書稱
延年輔光以寬
和合朝廷予謂
光以侯史吳之

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
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
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
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
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
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
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譱庶人私議流言四
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
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

事一朝殺九卿
三人延年不能
諫安在其能輔
之以寬耶

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
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
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
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
寬和則豐年當應也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
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
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
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
則特致之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
御史或付延年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
故云分章耳

隆按論定策功獨大將軍曰功德過其功則曰功比之史家一字不苟下如

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

耶然而宣帝德其擁立之功則與文帝相埒矣

呂祖謙曰以魏相之賢猶不免于趨附惜哉

臣侯表乃云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

隆按治甚有名
與治郡不進相
顧

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
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
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
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
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
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瑛輪。倚鹿較。伏熊軾。卑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後數月薨。
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
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以為名。還為諫大夫。遷
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

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
論決之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
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
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
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月無見也。偏盲者。患
一目。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字子夏。
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欽惡以疾見詆。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
師古曰。財與纒同。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

隆按歷觀欽前
說王鳳與詔舉
直言一對倦倦
以后宮為念愛
君哉。迺其後說
鳳乞骸骨已復
說就位而又說
舉直言以救其
過抑何附鳳也
然書疏篇篇住
又按馬史於人

所略處獨壹臺
班史亦倣之云

隆按欽所好也
黠綴語與上不
好為吏相應

盧舜治曰成帝
時外則五侯同
日就封而王氏
擅朝內則飛燕
姊妹入宮而趙
氏煽禍帝方湛
於酒色國事罔
聞且京兆尹王
章以王鳳之故
殞生諫大夫劉
輔以趙氏之寵

下獄當是時兩
月晨見東方矣
黃霧四塞矣地
震未央宮矣江
水逆流河大決
金鐵皆飛矣天
地山川災異極
矣欽末輩最熟
於五行者乃合
此不言而徒舉
廣嗣養壽之說
以箝瞽不道之
主豈謬悠之見
如空談說幻者
哉

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

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

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間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日間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

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

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

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必鄉舉

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

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

徒了所以助德理內也師古曰勝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

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故后妃有

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

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

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

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二逸篇曰惟湛樂之從

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

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

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

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

心師古曰間代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

之辜師古曰蒙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

王維楨曰至此始露出戒色本意

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立衰妣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師古曰詩小雅也卞音盤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

隆按上文連下壽字總歸結在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一句上

察近屬之符驗帝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事耳屬猶言甫爾也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氏曰卒急也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

隆按循故事應上故事無有

劉子翬曰元帝舉直言欽專指後宮謂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陰為鳳地谷水之流也史臣責求而怨欽且謂

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李奇曰遴難也師古曰遴與公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

欽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乎

隆按一句截住 在後宮上有萬鈞力

臣欽愚竊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也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

王慎中曰以感
應立說開能不
能兩端以歎之

隆按唯陛下以
下雖舉數事以
詔之而所重只
在后妾女寵先

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

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

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雖雉之戒。飭已正

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

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

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災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

于帝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以陛

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

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

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

正後反詞極懇
切

饗膳。帝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致昏晨

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

不畱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

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匱皆近諂諛之

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

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

用而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

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師古曰

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眾庶之命。臣欽愚讜言不

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

陳仁子曰杜欽與谷永皆依阿王氏者成帝之時外戚漸專而未盛白虎殿策問欽孟對曰天道為君主剛坤道為臣主柔王者之法朝無私者六經之義國無權臣制行之先在於攬權取人之術在於選賢當世之務在於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奈何其止及於一端也蓋成帝亦樂於聞直言者而惜也杜欽不能直於言云

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

隆按以上一條對無遺策矣。後復舉女寵一節諄懇戒之。非人臣愛君之深。曷克至此。

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

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

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

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

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

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

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

洪邁曰漢書稱
欽救解馮野王
云予謂新莽
盜國權輿於鳳
鳳且退而復止
皆欽之謀若欽

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
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

讀曰縱不縱此則眾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

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欽以前事

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

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各士王駿常安世王

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帝安世帝賢之孫方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

四夷師古曰填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

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

者蓋漢之賊也
而謂當世善政
出其手豈不繆
哉

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

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

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小旦夕心不介

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

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

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三事之

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

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

徒得間其說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

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

隆按叙三事皆
刺骨語且長短
錯綜有法

劉子暈曰初鳳
專權欽嘗戒之
又令鳳乞骸骨
及王章上封事
鳳稱病篤欲遂
退當是時劉氏

王氏之禍幾解矣欽乃力說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謀反覆如此

真德秀曰鳳以王章事斬俱求退欽復繆引周公事勉之使留而王章之死欽亦不能救也卒

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去就之節者耳師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祖齊者言御命往治齊城郭也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

使權移外家以成篡奪之禍欽安得無責哉

劉子翬曰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評善欽姦人之雄也

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

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昭然知之

故攀援不遺書稱公母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

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

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

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眾庶冤之

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

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

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

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以為宜因章事。

舉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

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

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

皆此類也。師古曰：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

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

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

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

茅坤曰：此亦以浮梗障河決之議。

又曰：欽之補過，句一篇鎖案。

隆按：優游不仕，應篇首不好為吏。

隆按：業傳附于欽之尾。

又按：數言得失，不事權貴，二句業傳柱子。

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

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

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

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

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

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

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

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厓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故事

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

隆按方進以陳
咸詰責之故心
恨而劾奏之并
及朱博孫宏輩
皆免官詳具本
傳
茅坤曰辨駁極
也

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各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

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異。幸賴陛

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

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

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以熏

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

王維楨曰業論
方進專權當矣
而惜乎其不折
之于生前也

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

師古曰杜塞也

骨肉親屬莫不股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

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

也。今聞方進卒病死。

師古曰卒讀曰猝

不以尉示天下。反復

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

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

師古曰骸亦鯁字

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

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

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

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

內嫉如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

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

淳于長母也

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

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

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

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

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

出世。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

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

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

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

隆按前後所言
二句收拾上文
簡便

劉子暈曰張湯
杜周酷吏也皆

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
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
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
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
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闊略師古曰闊
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
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
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
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竝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

子孫榮顯侯爵
數世史稱湯雖
酷烈及身蒙禍

其推賢揚善固
宜有後此幸合

之論也湯深刻
排陷流毒一時

其稱引一二椽
史何足掩其過

伐安世延年之
德器自應綿遠

朱必由湯與周
舜之帝禹之王

豈必自警蘇耶

凌迪知曰孟堅
與欽而少業余
則謂業不事權
貴較之附鳳者
不能無軒輊云

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

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

繼世立朝相與提衡

臣瓚曰衡平也至于建武杜氏

爵乃獨絕

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迹其福祚元

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

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

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

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

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

乎關雎之見微

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脆

師古曰抵

擊也脆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脆音詭一說脆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

終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

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以

其頭為飲器

帝昭曰飲器樺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

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帝云樺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樺榼即今之偏榼所以

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藜器所以溲便者也樺音聲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

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

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

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

隆按史記不為張騫立傳班掾取史記大宛傳中叙張騫者而采之自為傳云

茅坤曰張騫傳特次開外夷嚮導一節

隆按欲通使句是根下文連用

通字皆本此

劉奉世曰奴甘

父直是此人名

號印非謂堂邑

氏之奴名甘父

也按胡人名號
多以奴為號又
後言堂邑父益
知其人自是堂
邑名奴甘也
黃震曰行險僥
倖為國生事

隆按已為胡所
殺與其頭為

姓以為氏而單
稱其名曰父
俱出隴西徑匈奴
匈奴得之傳詣單
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
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西走
數十日師古曰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
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
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
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
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

欲器句相顧殊
無報胡之心與
怨匈奴句相顧

隆按一曰留十
餘歲兩曰留歲
餘總為去十三
歲立案
茅坤曰騫創迹
入月氏及不得
又從匈奴來歸
非其足智多謀
何以能之

隆按具為天子
言其地形所有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
遠音于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師古曰要
萬反
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
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
遙
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
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
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
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土生之物

句是根下文凡
曰聞曰言皆本
此
盧舜治曰此後
一段叙籌以求
通大夏封博望
侯

茅坤曰叙事與
議論申下

也語皆在西域傳。鸞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

吾費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

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曰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直略反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

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鸞度之大夏去漢萬

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

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

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

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

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

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謂

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

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鸞

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竝出出驃出柞

出徙叩出燮。師古曰皆夷種名驃音危柞音材各反徙音斯燮音蒲北反皆各行

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柞。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柞二種也

南方閉雋昆明。師古曰雋昆明亦皆夷種名也雋音先縈反昆明之屬無

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

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服虔

盧舜治曰此後一段叙騫以欲連烏孫拜中郎

日滇音顛滇馬出其國師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
古日問出物謂私往市者
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
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為事也騫以校尉從大
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為博望
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
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
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
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竝
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後
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

將茅坤曰蹇因失侯輒以開四夷情要之主上

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
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

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

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翁同為求食

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翎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

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

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

劉敞曰遺字當作遣

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半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

盧壽治曰此後一段叙騫以分使大宛諸國還拜為大行

隆按西北國始通於漢結應漢欲通西北夷素又按外國由是信之與上蠻夷愛之句相應

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鄧展曰發易書以下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

隆按天子好宛馬一段與上神馬從西北來一段相顧

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臣瓚曰今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今音零初置酒

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犂條支

身毒國李奇曰軒音軒服虔曰犂犂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犂聲相近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而

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

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

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

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更置

牂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

置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

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

夷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

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

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

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垂天子為

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激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

隆按竟不得通結應上可以通大夏案又按此後叙吏士盛推外國所有紛紛求使本騫為天子言地形所有來故綴其事于騫死之後以刺騫云

怒令贖師古曰今立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

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

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

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

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

苦漢使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

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

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

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

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

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帝昭曰玉門關在龍

勒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

及犛犛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犛也眩

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

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犛

犛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

古曰鳥卵如汲水之蠶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

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天子大說

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天

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

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

隆按以覽視漢
富厚句欲以見
漢廣大句俱與
前來觀漢廣大
句相顧

怪物多聚觀者

師古曰氏音丁禮反聚都邑人今觀看以誇示之

行賞賜酒

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

廣大傾駭之

師古曰見顯示

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

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

師古曰遞互來

去前後不絕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誦以禮羈

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

孟康曰少

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熟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熟之言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

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

馬宛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

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

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

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

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

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

如淳曰罵詈也師古曰推破金馬也推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宛中貴人怒曰

師古曰中

貴人中臣之貴者

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

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

隆按波及李廣利作過脉

隆按武帝以取善馬之故遣貳師將軍故班掾後脉絡精神總一節而讓帝窮兵之意則隱然於言表云

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迺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

茅坤曰武帝以寵一姬欲封其兄弟邊行萬里開邊蒙卒困中國已而以巫蠱事案誅李姬而李廣利以貳師將浚于匈奴天道好還如此

隆按天子所以不肯罷死軍者止慮死善馬絕不來爾胡為發惡少發成卒發

去。比至郁成。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士財有數千皆飢罷。師古曰財與才

同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

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

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

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

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

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

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

浞野侯。泥音上角反。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

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

天下七科適與夫牛馬驢橐駝之數動以數十萬計也耶此一段起結叙次譏刺隱然得太史公平準書遺意

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音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

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

而行。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禦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發

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乃

得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與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牛

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張甚

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

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

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

入城之孔。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而發天下七

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

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

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音之欲反備破宛

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

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

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迺先至

隆按出食給軍應上不肯給食句

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

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

將前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中

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

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

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

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

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

茅坤曰。征大宛為功。不過如此。

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

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

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

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

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

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

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干曷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

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

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

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

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

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

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

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

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

曰言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欲殺莫適先擊。師古

毒恨曰適上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

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

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

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

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

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

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師古曰侵牟言如牟

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

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

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

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

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

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

茅坤曰此詔特恐中外議貶兵外夷也故文過如此且以誇伐云爾

茅坤曰漢之伐大宛不過得馬三千餘匹而廼爵賞從征將士若此嗟乎漢之不亡何哉

海山雪不積

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沂逆流而上也

言路由山險又沂河也沂音素

士大夫徑度

師古曰言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

怪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

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

為上黨太守

師古曰哆音昌野反

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

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

過其望

孟康曰奮迅也自樂而行者

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

師古曰適

讀曰謫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

士卒賜直四萬錢

師古曰或以他財物

充之故

伐宛再反

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

凡四歲而得罷焉後

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

度郅居水

師古曰郅音質

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

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

惡睹所謂昆侖者乎

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

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

如說是也荀悅誤以放為效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趙昉曰張騫貪一身之利為漢使月氏經大夏復事西南夷通鳥孫鑿空西域啓武帝窮兵之欲者實騫之通也班固於其贊略無一語及之但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云云斯言于騫何有哉豈責其遠使詳於印竹杖蜀布而遺於其太

者乎抑豈不青
蹇而為漢諱乎
不然蹇不足責
耳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一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二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

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

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

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司馬氏所守之職也。司馬氏

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

難。故司馬氏奔晉也。晉中軍隨會犇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偽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課

劉知幾曰。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生所謂大志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

之體不當如是耶

而還時也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自司馬氏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

中山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趙者以傳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劔論劔術之論也師古曰劔苦怪反也論音來頓反

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

於是惠王使錯將兵

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斬音祈事武安

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武安阮趙長平軍文穎

曰趙孝成王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師

葬於華池音灼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

斬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崩贖玄孫印

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項藉傳曰趙將司馬印是知為

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母懌師古曰懌母

懌為漢市長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

喜生談談為

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

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

劉奉世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制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所云太史公在

丞相上謂此也

陳仁子曰太史公混儒者為六家班固又以儒墨陰陽時為九流終漢之世皆不知儒道之為獨尊向非仲舒言于武帝為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則儒者之道殆雜乎其中而不自異矣沈津曰觀太史

不實未可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太史公學天官

於唐都師古曰即律歷志受易於楊何師古曰何字叔元菑川人

見儒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

命乃殺也湯武非受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

其意而師諱師古曰諱也各習師法乃論六家之

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

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味其端緒耳直猶但也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

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

公此論於儒不深取其論道家甚詳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迎蓋公尚清淨不擾而齊以大治文帝好黃老與民休息而幾刑措此其所嚮慕與後儒者並出稍稍紛更卒無所補然則太史公所為病儒者非果以儒為非乃陋漢儒耳觀史遷與董生論春秋大義則未為不知儒者此論殆有所激也隆按論五家連用然其二字作

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

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

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

日澹古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

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干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

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

轉語抑揚其詞以寓褒貶之意至道家則顧借儒家以形其所長終是見道不明處

又按夫陰陽以下復上文而明其所以然之故故連用故曰二字

反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

美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

閉者無關捷嚴君平曰折關破捷使姦者自黜聰明

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明

廢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

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

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

就中氣也各有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

禁謂月令也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

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

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

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

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

飯土簋飲土刑師古曰簋所

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梁之食服虔曰

也飯音扶晚反簋音軌歡尺悅反糲梁之食糲粗米

也蔡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

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四下

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剽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

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

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

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

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

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

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

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師古

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

洋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名。地理志汶音問。講業

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懌。阨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

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

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

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

地也。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

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

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棄絕於予乎。

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

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

史。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

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冑。績與。匱同。五年而

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

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太史公曰。先人

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

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

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

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周道廢。孔子仲舒也。周道廢。孔子

王慎中曰。子長分明以紹明孔子之統。自任。

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非謂本其得失
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
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
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
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禮綱紀人
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
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

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

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師古

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

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

減平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其指

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

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

曰解並在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

差以豪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焉斯蓋易家
之別說者也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于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定猶與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疑而不能決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禮也

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

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

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

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被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

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夫不通禮義

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

則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

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故太史公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隆按此以上皆發明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

隆按欲以何明應上紹而明之句

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

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

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

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

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

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

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

德衰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

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

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

猶不能宣盡其意師古曰力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

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

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

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繼師古曰纍係也繼長繩也

纍音力追反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臯夫身虧不用

隆按墮先人所言與執手而泣一段相顧

隆按太史公自叙遭李陵之禍幽于纍繼而不詳其故史通云

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

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

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計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

說是也自黃帝始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

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

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

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

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

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

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

似同陵陷沒遂實於刑者今得班氏詳載其所報任安書而後太史公遭禍之故明白又按卒迹唐虞以上史記有西伯拘姜里十二句即報任少卿書中語故班氏刪之

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

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三所生遷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也

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間反孫子

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

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

師古曰蒯成侯周繆也。蒯音普肯反。又音陪。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

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

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鑕玉板。圖籍散亂。如淳曰。玉板刻玉。漢板畫為文字也。與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彬彬音自曹參薦蓋公言耆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

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

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曰。於戲。余維先人

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

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

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

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

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竝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

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

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連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

隆按班祿止用
遷之自叙云爾
一句收結史記
原文與揚雄傳
雄之自叙云爾
同調

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輔成歸輔弼股肱之臣配焉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

失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

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櫟謂裳下懷櫟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

說也是也藝古藝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

京師師古曰臧於山者備亡失也以俟後聖君子第七

十遷之自叙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二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

年表曰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元城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

林希元曰子長

之救李陵本不

是又不能自引

决而甘戮辱明

是怕死書中却

說他是托古人

自解皆強分疏

然一言之失遽

惟橫禍情亦可

哀而詞氣修揚

反覆曲折豪宕

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遷既被刑之後為

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

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

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

至誠也音懇師古曰懇懇也若望僕不相師用望怨也而流俗人之

言師古曰謂隨俗人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

尤過也師古曰無誰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

知心之人師古曰無誰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

節立言行誰可為師古曰言無知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

何則士為知己用士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詐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氏璧也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汗也書辭

宜荅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

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

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薄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

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則長逝者竟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

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耻辱者勇之

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

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也音干敢

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

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

盧舜治曰書以一辱字為眼目

昌黎法之送孟東野以一鳴字為眼目

怪按此下叙已虧體辱親不足與自處意

盧舜治曰修身五句暗含李陵與自處意

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則長逝者竟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

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耻辱者勇之

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

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也音干敢

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

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

薦士

隆按此下叙已不能致功名文執雄拔

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同子參

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耻之夫中

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忼慨之士乎。師古曰忼

音口。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力鋸之餘薦天下豪雋

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

侍從天子。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

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

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

旗之功。師古曰搴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搴音騫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隆按此下申言已不足薦士意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

夫之列。常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此下大夫陪外廷末

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

在闕茸之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廼也。言非豪桀也。闕吐合反。茸。人勇反。迺

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不亦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

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

隆按此下總叙已所以受禍之由。又按事本末句。管到受辱著書。且與下文未易。一二為俗人言。難為俗人言。二句相喚應。

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忘
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
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管職。以
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
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
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
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
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

曰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孽也師古曰媒如
媒娉之媒孽如麴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麴餽為媒也

林希元曰陵深
入覆軍乃少年
浮氣不量彼已
亦趙括之流耳
而子長乃極口
稱善所以掩已
揀陵之失

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

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詔
師古曰音徒了

反。印億萬之師。師古曰漢軍北向匈奴
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

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
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

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

之民。師古曰能引
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

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

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

敵。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卷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
字類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類冒犯也首嚮也

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卷音丘權反又音眷冒
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權大謬矣

盧舜治曰叙已所以救陵與陵所以報漢意一昭應前文

林希元曰既已臣虜又何以報漢非二心乎子長之志識如此多愧豫讓矣

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
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悼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眾人分之其同其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罪之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師古曰指意也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

隆按觀家貧財賂三句則知太史公所以作貨殖游俠二傳非無為云

隆按此下總叙已所以不自引决之意

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月此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皆音才賜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倦耳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師古曰隕音頽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音頽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

隆按歷借不辱
受辱者以形已
之極辱文字奇
麗而壞璋

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
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
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蟻。蟻也。而世又不與能
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
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
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榮反。其
次鬻髮。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鬻。音上。計反。其次毀肌膚。
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

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

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

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

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

師古曰。彭。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

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槍。音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

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教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

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

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

信至。陳上謁。即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

隆按比古人之
不自引决者以
自寬

隆按文選注云
言不能自裁早
至亡滅以出獄
吏繩墨之外而
稍遲疑則至鞭
箠欲引節概此
不亦遠于知幾

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
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
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
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
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
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
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
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
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

敢之人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僕雖怯與欲

苟活師古曰與柔弱也音人阮反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

溺索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楊雄方言云

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聾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

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

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

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

子贛脚。兵法修列。文頴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贛音頴忍反不

常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

為作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今將來之人見已志也及如左丘明無

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

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

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

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隆按太史公深以刑餘為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云

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

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

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

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

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

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

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

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

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

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

直德秀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以如此之材而因言事真之腐刑可為痛惜也

隆按此贊褒貶抑揚三致意焉得大史公法

刻也。曼辭以自解。如淳曰曼美也音篆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

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

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

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

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

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

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梧讀曰迂相觸迂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拄不安也梧音悟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

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傳極

隆按子長論六家而歸重於道家此其學之本領處至於游俠貨殖兩傳乃有激之文

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師古曰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

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核

曰言其報任安書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自陳已志信不謬夫唯大雅既

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具錦是也

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

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二終

